娉娉袅袅十三余，豆蔻梢头二月初。最是一年春好处，尽读书。

我的名字叫聂蓠，小名小柳。在我的记忆里，每天都被学习包围着，放学有补习班，周末有兴趣课，放假还有夏令营，虽然它们名称不一样，但都只是披着不同外套的束缚，我都不想要。

以往每年我都会和头上的两座大山进行不懈的斗争，换来一次次不屑的人生观碾压。今年夏天，我爸被例行派往米国公干，我妈陪同，按照惯例，我会被带去送到那边的夏令营。其实我对琴棋书画挺感兴趣，和外国小朋友一同生活学习也觉得挺不错，可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周而复始，年年如此，我受够了。这一次，我指出了非典疫情才刚刚缓解这一不容忽视的不利条件，并同意了这些不平等条款：负责外婆家每天的扫地；毛笔、绘画的任务翻倍；参加外婆那里学校的暑期课；假期结束后得到外婆的优等签字评价。于是，我终于胜利了。

外婆原来是师大的老师，退休以后回了娘家溪田镇。外公的老家在战争年代没了。外婆曾经带出了很多优秀的学生，包括我爸，当然，这也是爸妈同意我去外婆家过暑假的一个因素，毕竟明年就是中考了。我早就考虑过了，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，但是外婆私下里同意了我，只要我完成每天的任务，白天的其他时间自由安排。我要去看看荆河的月亮湾，正好是农历七月，有祀戏，我要去捉野兔子，我要在田野里奔跑，我要边跑边唱。

没有什么能够阻挡，我对自由的向往。

很多年以后，当我想起那个明媚的夏天，仿佛就有细碎的阳光照进我的心田。我像是个踽踽独行的路人，大人们说前方风光旖旎，可是我总是会时不时地走入迷茫。直到那场不经意的相遇，迎面撞进我的世界，带我见到自由，令人发指的自由。